

## 卷第四百一 寶二（金玉附）

金下 張珽 龔播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濬 建安村人 蔡彥卿  
水銀 呂生  
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嚴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玉鞭 玉豬子  
金下  
張珽

咸通末年，張珽自徐之長安，至圃田東，時於大樹下。俄頃，有三書生繼來，環坐。珽因問之。一書生曰：「我，李特也。」一曰：「我，王象之也。」一曰：「我，黃真也。」皆曰：「我三人俱自汴水來，欲一遊龍門山耳。」乃共閒論。其王象之曰：「我去年游龍門山，經於是。路北一二里，有一子，亦儒流也，命我於家再宿而回，可同一謁之。」珽因亦同行。至路北一二里，果見一宅，甚荒毀。既叩門，有一子儒服，自內而出，見象之頗喜。問象之曰：「彼三人者何人哉。」象之曰：「張珽秀才也，李特、黃真，即我同鄉之書生也。」其儒服子乃並揖入，升堂設酒饌，其所設甚陳故。儒服子謂象之曰：「黃家弟兄將大也。」象之曰：「若皇上修德好生，守帝王之道，下念黎庶，雖諸黃齒長，又將若何？」黃真遽起曰：「今日良會，正可盡歡，諸君何至亟預（「預」原作「頂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人家事，波及我孫耶？」珽性素剛決，因大疑其俱非人也，乃問之曰：「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，又攜我至此，適見高論，我實疑之，黃家弟兄，竟是誰也？且君輩人也？非人也？我平生性不畏懼，但實言之！」象之笑曰：「黃氏將亂東夏，弟兄三人也。我三人皆精也。儒服子即鬼也。」珽乃問曰：「是何物之精也？是何鬼也？」象之曰：「我玉精也，黃真即金精也，李特即枯樹精也，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。我昔自此自化精，又去年復遇鄭適，今詣之。君是生人，當怯我輩；既君不怯，故聊得從容耳。」珽又問曰：「鄭秀才既與我同科，奚不語耶？」鄭適曰：「某適思得（「某」適思得原作「乃命筆寫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詩一首以贈。」詩曰：「昔為吟風嘯月人，今是吟風嘯月身；塚壤路邊吟嘯罷，安知今日又勞神！」珽覽詩愴然，歎曰：「人之死也，反不及物；物猶化精，人不復化。」象之輩三人，皆聞此歎，怒而出。適亦不留。珽乃拂衣。及至門外回顧，已見一壞塚。因逐三精，以所佩劍擊之。金玉（「玉」原作「杯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精皆中劍而踣，唯枯樹精走疾。追擊不及，遂回，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杯在路傍。王廷拾得之，長安貨之，了無別異焉矣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## 龔播

龔播者，峽中雲安監鹽賈也。其初甚窮，以販鬻蔬果自業，結草廬於江邊居之。忽遇風雨之夕，天地陰黑，見江南有炬火，復聞人呼船求濟急。時已夜深，人皆息矣。播即獨棹小艇，涉風而濟之。至則執炬者仆地。視之即金人也，長四尺餘。播即載之以歸。於是遂富。經營販鬻，動獲厚利，不十餘年間，積財巨萬，竟為三蜀大賈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## 宜春郡民

宜春郡民章乙，其家以孝義聞，數世不分異，諸從同爨。所居別墅，有亭屋水竹。諸子弟皆好善積書，往來方士高僧儒生。賓客至者，皆延納之。忽一日晚際，有一婦人，年少端麗，被服靚妝，與一小青衣，詣門求寄宿。章氏諸婦，忻然近接，設酒饌，至夜深而罷。有一小子弟，以文自業，年少而敏俊，見此婦人有色，遂囑其乳媪，別灑掃一室，令其宿止。至深夜，章生潛身入室內，略不聞聲息，遂升榻就之。其婦人身體如冰，生大驚，命燭照之，乃是銀人兩頭，可重千百斤。一家驚喜，然恐其變化，即以炬炭燃之，乃真白金也。其家至今巨富，群從子弟婦女，共五百餘口。每日三（「日三」原作「三日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就食，聲鼓而升堂。江西郡內，富盛無比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張彥

巴巫間民，多積黃金。每有聚會，即於席上羅列三品，以誇尚之。雲安民有李仁表者，施澤金台盤，以此相高。亂離之後，州將皆武人，競於貪虐。蜀將張彥典忠州，暴惡尤甚。將校苦之，因而作叛，連及黨與數千家。張攫其金銀，莫知紀極。後於蜀中私第別構一堂，以貯其金。忽一旦，屋外有火煙頻起，駭入驗之，乃無延爇之處。由是疑焉，及開篋視之，悉已空矣。即向時火煙，乃金化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 康氏

偽吳楊行密，初定揚州，遠坊居人稀少，煙火不接。有康氏者，以傭賃為業，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。康晨出未返，其妻生一子。方席稿，忽有一異人，赤面朱衣冠，據門而坐。妻驚怖，叱之乃走。如舍西，踣然有聲。康適歸，欲至家，路左忽有錢五千、羊半邊、尊酒在焉。伺之久，無行人，因持之歸。妻亦告其所見，即往舍西尋之，乃一金人，僕於草間，亦曳之歸。因烹羊飲酒，得以周給。自是出必獲利，日以富贍。而金人留為家寶。所生子名曰平。平長，遂為富人。有李潯者，為江都令，行縣至新寧鄉，見大宅，即平家也。其父老為李言如此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豫章人

天復中，豫章有人治舍，掘地，得一木匱。發之，得金人十二頭，各長數寸，皆古衣冠，首戴十二辰屬，數款（明抄本數款作款刻）精麗，殆非人功。其家寶祠之，因以致福。時兵革未定，遂為戍將劫取之。後不知所終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陳濬

江南陳濬尚書，自言其諸父在鄉里，好為詩。裡人謂之陳白舍，人比之樂天也。性疏簡，喜賓客。嘗有二道士，一黃衣，一白衣，詣其家求宿。舍之廳事。夜間，聞二客床壞，訇然有聲。久之，若無人者。秉燭視之，見白衣臥於壁下，乃銀人也；黃衣不復見矣。自是致富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建安村人

建安有人村居者，常使一小奴。出入城市，經舍南大塚。塚傍恒有一黃衣兒，與之較力為戲。蔡王懼之，奴以實告。覘之信然。一日，挾過而住，伏於草間。小奴至，黃衣兒復出。即起擊之，應手而踣，乃金兒也。因持以歸，家自是富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蔡彥卿

廬州軍吏蔡彥卿，為拓皋鎮將。晝夜，坐鎮門外納涼，忽見道南桑林中，有白衣婦人獨舞，就視即滅。明夜，彥卿挾杖先往，伏於草間。久之，婦人復出。方舞，即擊之墮地，乃白金一瓶。復掘地，獲銀千兩。遂為富人云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 水銀

### 呂生

大歷中，有呂生者，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。既而僑居永崇裡。嘗一夕，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。食畢，將就寢，俄有一嫗，容服潔白，長二尺許，出於室之北隅，緩步而來，其狀極異。眾視之，相目以笑。其嫗漸迫其榻，且語曰：「君有會，不能一命耶，何待吾之薄歟？」呂生叱之。遂退去。至北隅，乃亡所見。且驚且異，莫知其來也。明日，（「日」原作「其」。據《宣室志》八改。）生獨寢於室，又見其嫗在北隅下，將前且退，惶然若有所懼。生又叱之，遂沒。明日，生默念曰：「是必怪也，今夕將至，若不除之，必為吾患不朝夕矣。」即命一劍置其榻下。是夕，果是北隅徐步而來。顏色不懼。至榻前，生以劍揮之，其嫗忽上榻以臂搥生胸（「胸」原作「月」，據《宣室志》八改）。餘又躍於左右，舉袂而舞。久之，又有一嫗忽上榻，復以臂搥生。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。生又以劍亂揮。俄有（「有」原作「為」，據《宣室志》八改）數嫗，（嫗原作狀。據宣室志八改。）亦隨而舞焉。生揮劍不已。又為十餘嫗，各長寸許。雖愈多而貌如一焉，皆不可辨。環走四垣，生懼甚，計不能出。中者一嫗謂書生曰：「吾將合為一矣，君且觀之。」言已，遂相望而來，俱至榻前，翕然而合，又為一嫗，與始見者不異。生懼益甚，乃謂曰：「爾何怪？而敢如是撓生人耶！當疾去！不然，吾求方士，將以神術制汝，汝又安能為耶？」嫗笑曰：「君言過矣。若有術士，吾願見之。吾之來，戲君耳，非敢害也。幸君無懼，吾亦還其所矣。」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。明日，生以事語於人。有田氏子者，善以符術除去怪魅，名聞長安中。見說喜躍曰：「是我事也，去之若爪一蟻耳。今夕願往君舍，且伺焉。」至夜，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。未幾而嫗果來，至榻前。田氏子叱曰：「魅疾去！」嫗揚然其色不顧，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。謂田生曰：「非吾之所知也。」其嫗忽揮其手，手墮於地，又為一嫗甚小，躍而升榻，突入田生口中。田生驚曰：「吾死乎！」嫗謂生曰：「吾比言不為君害，君不聽；今田生之疾，果何如哉？然亦將成君之富耳。」言畢（「畢」字原闕，據《宣室志》八補），又去。明日，有謂呂生者，宜於北隅發之，可見矣。生喜而歸，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。果不至丈，得一瓶，可受斛許，貯水銀甚多。生方怪其嫗乃水銀精也。田生竟以寒栗而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玉

### 沈攸之

宋順帝升明中，荊州刺史沈攸之，殿中群馬，輒躑躅驚嘶，如似見物。攸之令人伺之，見一白駒，又綠繩係腹，直從外來。圍者具言，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。俄而見白駒來，忽然復去。視殿門猶閉，計其蹤跡，直入閣內。時人見者，咸謂為怪。檢內人，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，以綠絲繩穿之。至夜，輒脫置枕邊，至夜有時失去，曉時則還。試取看之，見蹄下有泥。後攸之敗。不知所所在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玉龍

梁大同八年，戍主楊光欣，獲玉龍一枚。長一尺二寸，高五寸，雕鏤精妙，不似人作。腹中容鬥餘，頸亦空曲。置水中，令水滿，倒之，水從口出，出聲如琴瑟，水盡乃止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 江巖

江巖於富春縣清泉山，遙見一美女，紫衣而歌。巖就之，數十步，女遂隱，唯見所據石。如此數四，乃得一紫玉，廣一尺。又邛浪於九田山見鳥，狀如雞，色赤，鳴如吹笙。射之中，即入穴。浪遂鑿石，得一赤玉，如鳥形狀也。（出《列異傳》）

## 唐玄宗

唐天後嘗召諸皇孫，坐於殿上，觀其嬉戲。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杯盤，列於前後，縱令爭取，以觀其志。莫不奔競，厚有所獲。獨玄宗端坐，略不為動。後大奇之，撫其背曰：「此兒當為太平天子。」因命取玉龍子以賜。玉龍子，太宗於晉陽宮得之，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。及大帝載誕之三日，後以珠絡衣襪並玉龍子賜焉。其後常藏之內府。雖其廣不數寸，而溫潤精巧，非人間所有。及玄宗即位，每京師借雨，必虔誠祈禱。將有霖注，逼而視之，若奮鱗鬣。開元中，三輔大旱，玄宗復祈禱，而涉旬無雨。帝密投南內之龍池，俄而雲物暴起，風雨隨作。及幸西蜀，車駕次渭水，將渡，駐蹕於水濱，左右侍御，或有臨流濯弄者，於沙中得之。上聞驚喜，視之泫然流泣曰：「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。」自後每夜中，光彩輝燭一室。上既還京，為小黃門攘竊，以遺李輔國。李輔國常置於櫃中。輔國將敗，夜聞櫃中有聲，開視之，已亡其所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## 五色玉

天寶初，安思順進五色玉帶。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。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，令責安西諸蕃。蕃言此常進，皆為小勃律所劫，不達。上怒，欲徵之。群臣多諫，獨李林甫贊成上意，且言武臣王天運，謀勇可將。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，兼統諸蕃兵伐之。及逼勃律城下，勃律君長，恐懼請罪，悉出寶玉，願歲貢獻。天運不許，即屠城，虜二千人及其珠璣而還。勃律中有術者，言將軍無義不祥，天將大風矣。行數百里，忽驚風四起，雪花如翼，風激小海水成冰柱，起而復摧。經半日，小海漲湧，四萬人一時凍死。唯蕃漢各一得還，具奏。玄宗大驚異，即命中使隨二人驗之。至小海側，冰猶崢嶸如山，隔水見兵士屍，立者坐者，瑩徹可數。中使將返，冰忽消釋，眾屍亦不復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 玉辟邪

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，各高一尺五寸。工巧殆非人工。其玉之香，可聞數百步，雖鎖之於金函石櫃中，不能掩其氣。或以衣裾誤拂，芬馥經年，縱瀚濯數四，亦不消歇。輔國常置之坐側。一日，方巾櫛，而辟邪一則大笑，一則悲號。輔國驚愕失據。而輾然者不已，悲號者更涕泣交下。輔國惡其怪，遂碎之為粉，沒於廁中。自後常聞冤痛之聲。其輔國所居安邑裡，芬馥彌月猶在。蓋春之為粉，愈香故也。不週歲而輔國死焉，始碎辟邪。輔國嬖奴慕容宮，知異常物，隱屑二合。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，以錢三十萬買之。而朝恩將伏誅，其香化為白蝶，沖天而去。當時議者，以奇香異寶，非人臣之所蓄也。輔國家藏珍玩，皆非世人所識。夏即於堂中設迎涼草，其色類碧，而乾似苦竹，葉細於杉（「杉」原作「山」，據《杜陽雜編》改）。雖若干枯，未嘗凋落。盛暑中（東原作刺，據《杜陽雜編》上改）之窗戶間，涼自至。鳳首木高一尺，而凋刻如鸞鳳之形，其木頗似枯槁，故毛羽充落不世益。雖嚴凝之時，置

於高堂大廈中，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，故別名曰常春木。縱以烈火焚之，終不焦黑。涼草鳳木，或出於薛王宅。《十洲記》云：火林國出也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#### 軟玉鞭

德宗嘗幸興慶（「慶」原作「廢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宮，於複壁間得寶匣，中獲玉鞭。其末有文，曰「軟玉鞭」。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。瑞妍節文，光明可鑒，雖藍田之美，不能過也。屈之則首尾相就，舒之則徑直如繩。雖以斧鑕鍛斲（「斲」原作「研」，據《杜陽雜編》改），終不傷缺。德宗歎為神物，遂命聯蟬繡為囊，碧蠶絲為鞘。碧蠶絲，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。雲其國有桑，枝幹盤屈，覆地而生。大者亦連延十數里，小者亦蔭百畝。其上有蠶，可長四寸。其色金，其絲碧，亦謂之金蠶絲。縱之一尺，引之一丈。反撚為鞘，表裡通瑩如貫瑟，雖並十夫之力，挽之不斷。為琴弦，鬼神愁，為弩弦，則箭出一千步，為弓弦，則箭出五百步。上令藏於內府。至朱泚犯禁闕，其鞭不知所在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#### 玉豬子

執金吾陸大鈞，從子某，其妻常夜寢中，聞有物啾啾鬥聲。既覺，於枕下攬之，得二物，遽以火照，皆白玉豬子也。大數寸，狀甚精妙。置之枕中而寶（「寶」原作「實」，據《小說大觀》本改，）之。自此財貨日增，家轉蕃衍，有求必遂，名位（「位」原作「仙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遷騰。如此二十年。一夕忽失所在，而陸氏亦不昌矣。（出《紀聞列異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